留元剛承寧編序

是編非取夫漢新故諗詡形勢而觀絞州白晉以來守凡幾人鞍質甚微故人自國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既寧西後所易兵制秀於吉否建支而後所增稅賦安於民否水利何爲而便役法何爲而病是非得失之迹磨興沿革之由安危理亂於是乎在一言去取萬世取信焉承寧即系事

朱熹代劉樵溪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則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常臨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落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怒而露之爲澤如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馴蠢蠢落落無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渙泄回互隱伏斜絡如蛇蜎蠕細如蟻蹤如鬼蜮都盡如盜賊狙伺候我待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笑動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于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象焉者彼小人者聲曰聲知而亦皇矣而迷惑於是又當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內書顏文忠公於本朝得韓文公於本朝故總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于公鑑始其亦庶幾乎是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蒙延中一日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入侍府事今上皇帝於初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對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彈擊上亦雅敬信之登極初即召爲侍御史約用其說公卬上意以光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真非修德行政任賢討罪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沈致意焉尊以當兵失

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部尚書不拜夫爲數廟布上恩恤民隱早夜孜孜如何馮魂氣之切於已去故陸信義務敦親睦家人孺子亦蔼然有忠厚康逸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善爲詩渾厚質直悲鳴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辭已意盡其說廣宏闊骨骼開張出入嶙峋俊偉迷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或出於殷口卑辭遂然非有所勉強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忠孝爲綱而皆出於肺腑之筆之餘亦無不仁義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明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蓋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飲祿心庭至於小人躁以一時趨向之殊或致巧密詭譎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迂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毫髮玷污也然則公于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發揮又追亦其杜鵑之遺旨皆嘗斷其剩字以致敬慕之意蓋亦舍自此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豈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子昔官中秘盍否省乞得與公爲寮學公知柳莊厚及東守建康則公發我十年而其于閩詩適官府下相與過書感激歎彥一日出公遊文三十二篇屬予序之予蓋三復焉而得老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某侯子書敘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錄取以志其墓矣敘予四不復者獨論其心如此列于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寮初皆隨死而十也以是爲私起舊而相與師寮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紀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俟君德日積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恨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陳傅良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詩曰上下勉仰昭哉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億心稽豈盛衰夏商之亡若有文誠哉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焚以五世自夏商周之至理年式勿替有商歷年億心稽豈盛衰夏商之亡若有文誠哉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焚以五世自夏商周之至

曹叔遠止齋文集序

趙汝騰水心文集序

長逝遂與其當時賢勳大夫吟行以及國甚山巖棲
儒幽士隱時來光者皆逆爲韓史而行其遠深交此
先生之志也

葉適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寢漢以來經史文
辭裂而爲三他小道雜出不可勝數
辭跡叫於澆淺自謂巧智不足以成德而人材壞矣
王通二司馬輔遠結絲毋墜使君臣各以起治道
其初知與名不同而聞學統紀之約不可絕也平陽
宋鑑臣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
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宋溫始末其紀年以從正統
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繁大於此矣報答明理貴內
核外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朝廷等威之異強爲
說以適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誠譯之相承則
顏面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簡亦
發論之說招既多而繁目衆矣所以存世次類勢壞
本經調察事實芟理蕪穢精隱扶掬正義寬舉
壞遠不以舉爲辯不以意爲覺紛紜之說無新時
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時而播之知其能
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何後

鶴愚翁文集序

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少也自晝仲舒孔
氏猶不能與誠況馬鄭王肅之徒哉予於此書竊
有歎焉所謂複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幾是歟
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益次最先遊
及後來取名宦弁冕接踵而文昭蓬蒿荊榛南湯山
水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徒傳陳公之業也一旦
見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爲成學而陳公卒久
矣如與論舊事追念恰然猶文昭豈徒以博習自
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
公者於此書求之可也

章懋

懋氏擅事業繼終成之更
五六十年間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
以俊傑爲也士能以古人溯流而尋出處終始執守概
於斯時爲校生率非懷禄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鄉公
然力行爲校生率非懷禄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鄉公
是已蓋其長曰伯然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鄉公
公詢物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凝重無一出不本
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廟廊而景元後健果決論事
情時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法貫徹以來聖賢之後遷
宗之義非遽時猶然苟爲終仕者也業望物遂淑真

視遂如遷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對景元中遷上第給
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教
官遂以疾謝於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任別遂亦不
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負剛中心長之方以
其自重不溷出無能者已爲幸而不暇以容格目
摘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覺不悉我自二鄉公幾儒家
諸頃而示孫與爲多然皆見事景元方其家居得側
攻通共有無並坐接賓不如故月遷改自謂如華胥
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充積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胸臆
不規繩衆作也夫孔翠鸞鳳珍其華采顧影自耀爲
坐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當電雷皆至
爲霧百里覺區區然露小技衒知巧而足哉予懼覽
者未察四次
其本末於左

平陽會書序

玉山汪子昭知平陽守法以便民不舉
所見不同所行與刑簡役既去而民思
之思之无者曰能爲民稅其國之富輸蘇合必賞
色第曰朝多者賞富不妄義給板以付之使自至民
不來吏不失賦又爲之建置所利鎮合所患始終
汲汲以民爲家至於學宮群書皆新治焉不獨有是

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二鄉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
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
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使民思
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陳埴木鐘集序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
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
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
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
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扣
之而大鳴或大扣之而小鳴或不待其再至而亟盡
其餘聲或徐之未盡而怒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盛
也其必用鳩氏之所養者乎予非特問者願諸友方
爲其不吝然肆然陋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
行疑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
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葛藟馬勃敗市廛者矣予
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同命之曰木鐘焉予幸有以
問予乎方
以問予

陳謙義役序

同爨不分財曰義聚給宗族之貧者曰義
井畋鑿以汲里秀曰義塾測租以惠官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義殺因者有同歟曰不同爲不同義聚聯同氣也義莊厚宗族也義塾育英才也三者同道斯可尚已若夫合義役之財辦於何用之不曰以充吏費乎民私相與出財謂之義是財之所能必有當其非義者哀乎殺之病民卒莫也古者家無過一人歲不過三日致役無節不行以防禍與既役稽功賞罰以部勒相遇凶礼則施力以篤荒政無非義者今之義不在上面在下法無官若吏然無日使我勞年而家田疇出之字民者恐闕之歟德政斯戶以列定義徒規約束序子諸節之日不同更以是夫且與其使吏役大夫舜古稱雅有喜義事諸君嘗持此以求去貪他紹其蜂投民以輔教若官烟其盛自節以義也吾邑日是非之入歲用之不壹而有餘蓄必日自大夫始又其後如漢劉平爲全椒長民有增租減賦減年從役者安知此非不進爲虛設也

林景熙季漢正義序

通鑑魯史也綱目春秋也魯史載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至春秋絕筆綱目主意安在君曰主正統春閏其編如書游大夫說荀卿晉盛士唐特進爲矣或問崇陵夫子曰通鑑綱目主意安在君曰主正統春閏其編如書游大夫說荀卿晉盛士唐特進

華例一字褒貶元德溪曾老璃漢盜史不當與論故以司漢係統上承建安下接正始而正統於是大明用春秋法也同時文昭朱子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磨前史之文猶魯史之於春秋也正統所在五帝三王之辯傳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嘉山河百二限江左一隅之晉虞侯強弱迥殊不偉然荷堅不得與晉幽燕雜系年卒聞也晉無仲康宣惟紫陽悲之胡君從聖學古篤任道毅然重志三國只爲李漢正義於以羅前破而狀正統意何切也抑持寸管以詩奸慝天地鬼神實與聞之願其所以自持其身者必無愛或類於正不義彼宾宾者亦將有辭于古在前萬世在後謹之哉

薛據孔子集語序

聖人之道至大矣與天乎三光二氣運其常雷霆風雨露雪其變無人曲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則當時鎮仰之淵嘉蓋亦僅得之耳自所接耳及夫遺逸更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存尚右之

彷彿時相授受與止百家漢承秦滅學之後諸景孟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孔子未遠也去色去子思孟子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色去子思孟子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色去子思孟子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

子亦傳文獻之邦存今仕是州者或教于望而來山川舟楫與禮廟典一按其志嚴然在目由是參酌其政事訓和其士俗安民不擾所侯百職於所未審者斯亦可稽於古良吏諸吏因不讓也德元以侯今爲予敎于是乎書大德丁未重陽前澤稱進士林景熙序

宋濂林伯恭詩序

詩心之辭也發由於氣皆隨其人而形焉是故發重之人其詩典以則發遠之人其詩藻而麗藻易之人其詩浮而靡考郊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莊嚴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也嗚呼風雷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生於下干戈高狀沉冥發紆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顯相絕精之資而爾以發揮之學宗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悉稱是氣之一發欲局乎一藝常乎一材雖欲捷騁橫騖以追於古人前之而愈卻培之而愈低夷何不隨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忘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皆廣書郡國貢舉多士年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粹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

歷任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長懾時出奇謀參三逆如戈鋒兜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絕大雅爽而黃鍾鳴也高岸闊而五岳峙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諸詩爲之震駭濂所謂聲因於氣昔如其人面者形者宜弗然耶豈非昭明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肆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言雙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蜂蝶之窟而已詩云乎哉系嘉舊傳四變詩御起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雖橫佚之流無謂人曰讀江南學子者此詩忠學者或疑而或信焉今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素樂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決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明　任敬温州府圖志序

皇帝龍興江左肇造區夏海澨內外靡不臣服實俾天下郡邑圖志上其事甚重也予承命來守於溫二年矣庶幾志述上其事甚重也予承命來守於溫二年矣庶幾繁剌未遑也及洪武十一年夏會部以修圖志責

成郡邑於是爲府學教授徐宗起承嘉學以導茲昇集四邑之者年自學相與揆古論今究廷神東陬志而領諸其所未備者別草命之役治化一新凡所損益在所當紀者乎夫疆里山川人民莊嚴田賦土產事實沿革此爲政者所宜周知不可不錄而人物清長風俗盛衰尤關於政化之得失又安得而後之使常考自東晉置郡以來爲之守者如王羲之治尚慈惠蒞蒞運之招士隱書由是人知自愛向學民風一變沿及李唐人材輩出至於趙宋元豐淳熙之間道學崇勝文物之盛蔚爲乎鄒魯之風矣迨及有元偉韻尚存推原其自元運使經亦流宣化者代有其人也方今聖朝謹逆守令與興學校政綱化民成俗以成三代之治予職不敏敢不率揚德意以是志之成命工鏤梓而序其略端使後之牧民於職者得以窺焉則恩因其俗而善導之不但來資於耳見之博而已也於是乎書

何文淵牧民備用序

才經牧民者而居郡守予委在爲列於暨書乘傳而知温州府事參官數月於牧民之方用然而不加敏

指也乃日遲者老董士與林遲梅廣生柔榮祖朝暮暨若于永安王支煥鄭中趙敬忠宿儒虞原璋豪有人講求爲政要務俾各陳所見擇其言之準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匡之期月之間事有條理府治清肅小民不失鋤犁之樂閭閻悉歌之聲也夫以子愚鈍忠盡厥心於民事五六年間而民知聳其所被仁人君子爲郡爲邑則生民康久政績彰明爲何如哉陽文忠公與學者多談吏事發芸夷疑之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夫學者於平時謂吏書一旦膺民社之寄舉其素所聞見施之於行則政事豈有不善而民豈有不被澤者哉予以不肖久於爲郡當施牧民之事奇愧故乘四十餘年稱吾四方學者與夫凡爲守令者倘有與我同志擇其一二而行之則於爲政臨民之際未必無少助云

汪循倫志稿序

士有起於微微不傳之後藩落未倡之先卓有所志而能自立於世者其幾矣之士矣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托於人者不能不墜是故因人而變者易流民而知者難昔薛瑄之者

原道面謂刺死不得其傳程子謂其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面以象傑之士弱之不過因文以致道力求所未至而有得焉者也如能其見天乎人性命之理入道學之功指之言活文字之間生內者不測之索探之士可乎景山摩道士以所知輒承嘉先哲王氏景略之學問之近代儒宗之所習者不屑屑焉以求合遂與其徒講明理學存者此編尤復關略之書共次司教清源詩鶴文鈔爵諸王氏諸驛中手自校正關以示予予潤自刻氏之設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三變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徒李陸賈劉安徐樂之輩不知其為何人者皆公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也耳變而為漢唐愈及隋唐愈衰愈下淺近卑陋無足言而無實矣三變而為宋王相如王褒楊雄之淫則一以浮華為尚沿及氏未歐陽氏先後相望實為一世儒者之宗其言不為無見但未見以文章明道為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玉星粱壺文運天作而濂溪建國著書開發幽秘人日月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關鍵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後一人而已梁山之前鉅

今天下十有三省而浙為首浙十有一郡而溫為首溫之去浙千有餘里東瀕海為沃壤南山為城環海為池有地利焉其民安於田里而不易波濤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不易波濤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不易波濤不揚波

鄖淮鹿坡書院集序

國家崇尚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元與[illegible]

幾春忠貞錄序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林繼衛温州府志序

東晉新志成郡守吳興林繼衛觀之首閱輿地見沿革曰世代之變遷也若是乎後來翻今翻更且安窮也及分野曰推閏温遠是有牽牛之分野天兵尚堯勢磯解之徵及

疆域山川曰此粉浙其最東者歐瑞引括抗江界濱海帶四窟沃壤千里太乎之雄鎮草昧之發寶也及稱梁津渡曰温永國也匪是民茂濟矣然而浚可虞也者傍之耳及風俗曰勤敏人勤於事知自愛淡泊於嗜則說小鄙魯也試問閭閻其亦尚有敬鬼信巫者乎其亦尚有火疫溺女者乎有司化以此變也範故大可用也無若温士而蠻之常尚範教曰國家設學校曰爲人師可以懲刑可以懲然後建學校曰爲人師可以懲刑可以懲然後建學校曰爲人師可以懲刑可以懲然後建

足民自是疾視歌山或相與目送尤的嗚呼此豈山
倫之性竟初予朱子子張子偕遊南歌唱終日動中
生過愛其淳秀望而不登曰非聯志卒定約而去及康侯朝先
五年竟亦不出也夫張絕在道而不在物避息以遁
而不以已樂山卻是人豈有病之者哉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予心嚮往之

何光遠減鐵課序

禹貢揚州貢銅惟六府養民金居其
一聖人鼓成輔相以利用厚生是亦
因利而利之之義也然金與銅皆大禹卑皮海錯滿
地罷絲絺之類皆布貢至於鐵較之諸貢尤不可
扶故布鹽鐵之官以專主之今之鐵其古之貢歟
顧邑萬山環聚少地瘠鹽鐵冶他邑莫之並也年
既逮所有者不可得如前所說者不能減於後以聖
人利民之具而卒爲病民之端以此知天下利源不
可爲一開而不可復塞良可歎矣嗚呼君上之立法
臣下之議法求便於民可也范侯不忍坐視首命者
民株費其本於朝下爲請推官周公珙隣邑知縣王
公約同范侯期白之得減其課三之一百姓雀躍以
爲吾侯下車即以是爲務如無往而不爲民也昔
王莽臣不推蜀井之鹽何易十焚椎茶之詔而天子
不之咎蓋使不之勤焉莽臣易于供致專在范侯所
造有艾予易曰損上益下其益無疆范侯所損者小
大矣

姚希孟周長庵文集序

常聞至人如松柏節操於中則
文彩於外其人端者其文慈以
素其人亮者其文毅以決若天縱機鋒滔滔千萬言
而無一言之旨乎道此其人蹈不夠者耳永嘉周
長庵先生褒奬愛奧爲當世大儒射明廷震得第一
排擯史局吾陟宮僚常有治國安民救時忠孝條
旣發抒大類並仲舒劉子政之風其他歌行擬古
界逸經於歐蘇外節於解宋而馳騁姓靈以上下其
間往往去蕪而遇約鄉華而斂實卒歸於道德所如
皆文以成章爲斐以可踐爲奠以貴我爲宗以簡
約爲尚先生之文蓋此四美乃予所嘗然與靡侈相
面慰見其人者必史臣暨筆禁林雍容都雅高目時
觀深中肆吐其離能志切於救時慮參於緣系犯瑣
恩紐謬之嫌而不能徵使當年迹爲之議得行詩能

國朝

王世顯巡裏存牘序

予髮未燥時蓋知有東嶽聖木王
公云迨出勝國末業公以擢方聊
自備兵象樊當吾楚上游公力遏賊狂殆俾不得東
下捍蔽江漢之功爲多予固心
其爲人盡子所得

振而誠爲已力後夫文章之道世天下後世建之何
足貴在人主既而後輕國戶業庶可無系上林
長楊雕蟲小技其神化所至習能所伏猶且鞠天地
强芒煜霸之氣以自通於人乃寂世之文多抑而
不見用仲舒子政且然何況後人慕以教世爲文者
可以有功於文而以文教世者并可以有功於世
生國非唐宋立言乃三不朽豈具矣先生之後人憲
閒君應期系家學而先其傳歟新先生之集而閒序
於子夫序先生者則有章恭公在矣泰公毅公直節
嫡嫡生平慎許可爲孫慎先生爲弁其集此亦貞松
茂柏自然德輝之理也憲別君之絕武先生不必言
而今之泰毅爲孫子之低徊想見者宜獨先生乎
序先生文亦洪禹而靜爲下矣

東嘉得公生平大節甚是著明爲忠孝節烈君子也
甲辰秋解組而南公孔子家孫乱孫聲從小解煙而
中組予數十里手一卷示予歡說嗚咽聲搖江上曷
子言以弁其端則公之經裏存牘也予受而讀之作
而嘆曰具哉鳥序此公之所以爲忠孝節烈也歟
以予所聞公兩理豪郡閱司臬衡歷有茂績不勝枚
舉何獨於一裏爲存曰爭其石鄭爲者也功其有著
爲者也嗟彼丙丁之際賊彝四合滇楚之鄉并爲盜
區公出其稚弱之軀捍若定坐使爾自
失耳乃當是時上書長官之偏執下者於捐棄
騷頃外苦於强冠之侵偏內苦於財粟之難盡公以
一書生稱當其衝戰前面殺已變左支而右斯餘盡
其辯義公乃一心簡運五官以盡用凡所思慮策惠機立
一書生稱當事以強自恩公則力主
顧見夫紙墨之間而以鄭洪撫之發而以解散鎮爲先着則谷子雲之
民之實血特盡公則力主轉輸函濟之策誠仲咱而以蔽貧裏
賦論河北善勇窟子也見夫羣嚴之客之書子之
布恩信於聯林藝少君之易劍猶於海也見夫客之
粮之勢籍而王兵之邪卒也公則方主分遣隊通之
說而以召募土著爲慈勝則昌慈答趙中丞咱之書子之

拊循爲本計則晃家今之移奚寧下皇百義其之弛
祖冀飛也諸如縣城深浚保甲選斥城別汎守御大
旱寒盜賊中名賈豪卿之獲不危如幾若累年公之
功能不偉歟獨使公之言得盡用賊不遽受擒閭不
致訐嗟於臥榻即不然族以長得姪亦不致變生於
肘腋奈之何淮海有人疲薄且庭公一去而豪事不
可爲矣豈不竭哉逮夫寥莪輟誦血泪爲賁寥泊與
殞髮膚銜拊公之忠孝節烈於是乎爲大著矣後之
讀公集者其亦論世而知其人也夫

張坦熊玉環志序

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一夫不獲方鳴求化亦必加之意焉非徒以廣土衆民已也宮保尚書李公忠紹兩浙獨深民與情敘國事凡有脅都邑之險阻已洽已安同弗深思而慮遠至山陬海澨復設設汪忘若我國家聲教詔於海外鄭臺灣而邑定海懷犢長蟬繞靖影尤必防微杜漸以圖治匯禾固之祺規知玉漏徙互海中爲溫台之門戶宜其形勢深遠邊鄙易於藏垢納污是然曰其田地肥饒可耕其山海要害宜守執非聖天子之麗崇義奚恐以草萊而輕棄之也爰請晨復於朝題能以董其事如建官設知招徠開墾諸大務一一預定其規模復區畫指示面命耳提詳明周匝無於庶正五年三月委至茲土率由承行宣布皇仁遍張憲示首亦招徠先民之急相度川原林麓之區卜宅授田開河濬溝除道疏梁築塘建堡爲上結爲中結爲下結分三等以定賦稅正經界以盡地利貧而無力者諸爲之借理財新家有餘粟者又爲之廣商惠工斯民所以相生相養之道同弗由盡而屏遠環山之中地勢平衍卜築而城焉而官舍而倉廩而營房而神祠次第具備東西朝南爲垂案爲風防爲猶爲快爲星羅棋布武則陸路以通其內水師以藏其外文則圓橋遊廊於各口保長隨查於鄉中所聚民之大集而有以承負販居也至不精之民則剖土爲鹽足資衣食或以漁爲業則業革鼎就止徽垂一一查明通出口址教其捍禦驗其牛豬俾急外之奸匿由而入即鄉有奸匿則無從而出以故數年以來設其關所泊船隻千帆雲集璫遊洋面新民混淆一一海宇肅寧商旅樂業莫不曰此王環所之所

致也今日者城垣壓合翼翼終終未象象庶庶雖雖
或而又河道天開舟帆成利回流入山之治流日湍
徐新附之民鵝衣蓋食一旦出給入息絃歌合鄉商
貢雲集行旅載道共進於光天化日之下不減長嶠
皇上仁恩昔被上庶天春以敦川澤敦靈萬物各得其所
而制府李公德
國經野之碩畫足以光天壤而昭來許然而山川風土
之宜小民集利之源凡夫風氣初開新疆象景不一
一爲之編輯將後之觀風者亦何所指以考爲爰是
首刊
廷奏議詳圖其產野陶委紀其田賦共制筴其風物事
宜而以人文附綴於後爲於內卷則
孤有不客已於淒遠者也是爲序

朱鴻贈景行錄序

職官之至小者據爲景行錄各旅論
予取別代留人布衣太學生之流及
斷乃喟然歎曰學之不可有談也如是夫三代而下既用科目取士士之爲
可有談也如是夫學之不
學豈必舍科第弗取乘畢子業勿事歲弟其心惟卿
有科第若非科第不足以成名談矣不卿不由科第
而成名尤盛於科第者未嘗無人焉惟知工爲應制
文苟且勉強以投時好洪矣不知天下古今有當讀
之書有當列之理有當識之事舍此弗圖即於制科
已矣其實陸春官三百人之列與草木同腐已
耳矣費爲況乎得先朝之由命命苟得雖恐古
學遠特好志弗在科第而科第亦弗舍之也若不當
得而徒竭一生精力從事於呫嗶給聚之間不務實
功不求實踐至於若死誦下咏歌鼓舞所聞知不
亦大可惜哉是以孟子之士不待事過後徐便當於
少小時立定志趣作百尺人物當讀之書用弗博約立而獨行夢
當明之理用弗窮當識之事用弗博約立而獨行夢
寐而進取不僅以一科第畢我生平之學試觀茲數
公者其人至位至卑其名至美其業至大曷嘗
有待於科第而亦豈徒科第者之所能及哉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止予心翕焉往之爲
取別代爲其近而易於興起也云爾

佛法金湯序

余覽之未畢不覺怒然笑曰佛法也而
何以金湯爲哉金湯也而尚足爲佛法哉吾儒之道
知天之覆乎其上地之載乎其下不治防檢不分封

城郭人之嬉遊其間由焉而不學逃隱而不能其爲之守無得而敗之其爲之固然然然其所曰此金城也將其塗曰此湯池也忠人之致之而爲之守虞人之外之而爲之園哉且彼之所謂金湯者非金湯也以我聚之若解遠小夷負其險阻自外王化而王者亦聽其不通草敝已耳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明高記爲之武曰攻知攻城之攻已止也以彼之瑕用我之攻寧待賢者之舉軍戮即如余之至愚無識亦能一鼓而下之矣遂奮然逐條而爲之辨爲居士者袁先生黃也皆戴玉午者於是湯

永嘉令崔錫重建東山書院序

我郡尊意臺李公蒞具舉五邑之人咸仰神治而敬來慕矣又問公既人士謂于倍學而教勸之無素也思有以刮磨而作新之鄉故有書院在東山下廢無居人徒四壁立公既周視垣宇歷念師儒講學有其地矣無附奈何制廉吏之俸暫而不可常捐薪室之金格而不相入于是早作夜思目營心運豈初之三年之久而後得

塗沒田若干以爲鄉塾之費共曾頻之後沒者皆清

壁無失

設祭宅臺徐公同德治心克有成謀遂乃延請名師章

賜璜錫五已後繼非業其中考課有法勸懲有方

經費有恒勾稽有籍約束既定可以久久遵行視然

陽之鹿洞安定之蘇湖未知何如要之師道立而義

人多風俗與化移易經古今一也昔者文翁治蜀

即始知文學常褒治聞閭人知舉進士其時禁防嚴

濁而又位尊權重權所欲爲然治先教化前史書之

以爲美談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書院之興歷前

政凡廢年而不能爲徒手之稱也今我公宦左支

右絀之時剛政四陋就簡之習其跡雖因而實創其

事以教百爲養浦朝華而歌夕秀嘯詩味而耀光明

俾鄉邑士庶與鄉魯同風後之遊論者得不與

文翁常相同組豆於不朽也哉倘員首邑得師來

歌樂聚風教之盛而顯後來者之引紹勿替也遂

乎謹序其末

瑞安令秦廷基重建東山書院序

郡之設有書院也其來已久蓋以振民

育德造俊髦廣儒其材以備用爲事基重也聖刺

爲名勝之區代有賢儒士敏志乘皆不磨居此

目其乘於天者矜愛然未有不上之人敦篤而樂

育之以成其材者近雖延設講席月校之文藝拜賓而

乙至於學之醇駁業之精粗皆聽其人自爲而又經

費鮮繼以故作輟常名雖存而教學著我鄉伯

李遷碧先生山左名儒世傳忠孝下車之始即捲

於振鐸文教既進諸生於庭日夕考究而切劘之又

恐事弗克久無以觀成會有漏田若干畝一時

蕭敬以豹齊火遠延名師主持風教以提倡

後學復酌刊規條俾遊於其門者皆觀感興

相感調探賾之淵源激子史之芳潤以造綜前哲乎

即石室金匱之意亦由此其遊也蓋公之意惟其實

不惟其名名以爲榮將見心術既正學業益進其才自必輩出

豈非鄉人士之幸而年來未舉之典若有待而振興

也歟某雖不敏于培才課士之方欽聞

公論尹矣謹質書其事于簡末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元

劉廷永嘉陳氏世德碑

延祐改元之祀年冬十一月皇
帝御嘉德殿制曰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宣政使廷慶使輩吳吃剌思曾大父中奉
大夫秘書監護軍益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
夫上護軍檢校僕射追封永嘉郡公曾祖仕王氏追
贈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舉青榮祿大夫大司
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寧穎母楊氏封溫國太夫
人從宜政之階也距永嘉鄉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陳
氏墳刹所在故世爲溫州人安惠公諱景彥初授
知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名重縉紳間問遺聆無虛日
里社浮沉未嘗一入城府若隱以終恭僖公諱奉資
質直孫不樂迎逢有乃父風人或勸之仕則愀曰窮
自用卿法吾將行吾志耳讀子弟以安不亦可乎卒
葬先塋之側廉擇公諱自中宋丞相宜中之母弟隱
學高才勤爲有用之學頃刻數百言下筆有理致
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王師渡江而罷宋寶祐遂

內民宜中任太學率同舍上書言丁大全劉槩安
居大全敗即召還西陽廷對宜中素有公輔之望咸
淳末以知樞密院拜左丞相共上世以宜中貴官說
封爵極其褒崇宋亡挺二子泛御遠廣州知力不能
支擢絕由占城之遁遁國竟死於海世皇聞其名遣
使旁求不獲乃已廉頗亦以丙子歲賓至元十
三年也太夫人家被俘會稽失所在宜政公甫十
歲同其弟嘉孫至京師近侍以聞及入見世皇愛其
骨相異於常童有詔給事邸皇且命撫養之風雲之
會實難與於此居然何帝紀吃剌思入幹節兒爲之
別庭法號蔡其吃剌思以秘密敏捷清授之潤若
夙習通解諸語在帝師左右一院之事悉以委
之時訪庭闈無所不用其極二十年之久稽慕恬
然傳在頗尚默以金幣名馬遣之遂洗而歸一時文
人成作歌詩備紀其事朝野榮之大夫人日思鄉里
會其兄芹深女兄尼祥或至自遠陬宜中嘉所就侍
太大人還閩溪太夫人父母家也至大延祐間凡五
降璽書大司徒錄章三殊虎符紫土暮宜敕授事加
銀青榮祿大夫宜政廷慶會稽二院使兩奉翰音褒

送帝師吃剌思八幹節兒相嘉哩八舍利建塔徹吉
思城大作佛事而還司徒公逮世五朝陸祖典聖雨
皇太后二帝師至仁厚澤恩同聖母力竭國報
萬一乃因母夫人效樂卜於蕭溪州驛杞佛寺拓土
木之麗上爲國家新天永命僧衆祀殿之所仍置帝
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至大詔書同駙杭溫婺商
浙沒入田宅資貨悉本寺爲常住其法名謚敦
幹節兒實任持之封贈制下亦既茂貴矣尚念敦
諸孤無所宜似母氏生還凡姻遠至親至三事不失
吾家故物率從大慶得之匪剝之金石則曷以修寵
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外翰林學士宋中奉季叔
怠以世德碑爲言嗚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
親士大夫之家苟養一焉足以名世矧兼而有之者
乎易名定謚紫綬南宮予實與焉告第之書亦當行
其制詞故知司徒公家世寫詳閥所願也銘曰陳氏
之先永嘉著姓鄉黨稱於與物無競惟安惠公早沖
頴書紀遂居貞始終不渝顯允恭倜有父之風秉心
塞淵何事唯盡躬不受祉篤生二子位總百揆實繼
伯氏國存與存亡亡與亡恭惟身等毫芒命殞
殞棄曾無顧恤萬里滄溟甘弃魚腹廉頗奉常踏棄

是司方將大用世受風移摩頂捐軀夫人俾北邑開
火炎炎分玉石司徒來南龍孫童子護侍蒼皇聖考
睿台雀頭國師與之剌度頭角巖巖僧門獨步重書
蹤水罷殺捐盛桑極悲生席不霑膏言念母氏益切
瑣慕訪求自至豈期榮遇將五十年嗚呼我雖
半之功則倍矣母也生還謂可終養花時恩榮嗣爾
云我家永蘊蒙上及祖謂森列三德邦國光敦致身
爲忠鴻力爲孝天道閑幽無德不報勝蕩之山象泉
沛之水源一流長百世是紀延
沛五年一月十八日建

明

張孚敬奉敕撰敬一亭碑

洪惟我皇上受天眷命嗣承
大統踐古帝王之學以復古
之治羣臣舜禹伊以加諸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
有得御製敬一箴敬示臣工序之有曰敬者存其心
而不忽之謂也一者統乎理而無二之謂也又曰惟
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天之職底不悖厥
祖厥親由是九族親之勢民懷之爲于之職底不悖厥
入言大法皇言一我皇心淵得法聖法者

也明年丁亥冬十二月又因國大學衍義有及宋儒
范淳心敬乃并孔子說言動四德復報爲法以
一人心誠敬爲主衆宗之攻多自四德言動入而人君
以要明敬一之道益大書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作君師皆上天作君師故訓也乞徒言之實久
昭之所用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輔導諸臣
請建孝翰碑於翰林院并兩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
三省府州縣學成令慕刻俾天下士服膺聖訓有所
與起制曰可敕名儒一學士工部乃拓院後地建亭勒
碑於中五筵并飾來聖從共六碑分翰左右勒極
麗賞一代盛制也獨製有詩以紀其事亭畢工於戊
子春三月訖工於八月歸導興侍從諸臣成樂教育
宴會以落成之臣孚敬載歌聖德伏承御製詩重示
訓戒且大賚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思至渥也
九年庚寅秋七月學院學士項鼎臣請勅輔臣撰
文刻紀載臣孚敬與言大聖人制作如天地高厚日
月昭明非臣下所能贊一辭者上命內閣首臣講文
臣復自揣卑陋承寵命具臣而已又惡乎敢伏惟
君者長人者也師者教人者也說曰能爲師然後能

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
者臣仰惟皇上見之矣對揚允訓紀載歲月實臣子
所宜自幸敢因以畢陋辭昔孔子贊堯曰大哉堯之
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臣敢以是
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儆勸之道皇上超邁堯
舜憤心敬一性之德也臣子實有愛其勸之者也惟
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
之臣又歌以是頌焉

侯一元城鶴頭碑

國家成德遠馭四海爲守山海之邑
表不倩城郭吾樂之先嘗掘矣以兩
溪之水不時決閼至於禍患俾胥閭幽也中世有營
於城後所置兵馬猶角既形內地斯已其於海壖要
害之處往往州縣皆兵矣顧獨遺鶴頭者其山
下浙於海深流隋岸無沮洳以難之海有不靖即鶴
頭常先受兵嘉靖乙巳歲戚一夕至岸色厥欲陷公
先事調度伏兵戰大捷事具先子記中其後賊來
他處賊鄙沮洳斷蹟破舟者數六而終不敢犯鶴頭
弟遂經濟中則以俟前

戚公其要路也俟深賊

賊尚遠蘇遠魂似息面民無能之陝歌於
足特也乃復命鶴頭城爲戍丁未某月城成邑人
一元曰休哉我侯爲樂樹百世之固往者城役
者多言海防其大者不出三事一曰徵民入保毋
令撫遠者爲賊餌爲賊間爲二曰召募得賊黃
與賊鄰垂涎者爲賊內應爲三曰戍
要者居棄鵝者則自顧而不敢深入是三者
皆經畫侯大略施行矣乃予本侯之於莫尚於爲民
請賑其次自將陟陰又其次乃令爲城當乙巳之歲
衝中國以南遠省大殿吾樂中人之家屋行搏食法
後不行而有司請賑不得賑之羅交閉民受逃死
乎由是閩閩日蹙賊日益邑里之情畢爲賊得是
有由來利餌之誘者乎侯將下車未久洞所
密欲沃然乃詳身病爭盜司得罪數千各以豆匿
賊民始全活東鄉分小大悉定士之病者
貝戈乃始料揆之於戒敵曰用兵之道要在將
侯令侯奉敵自全提於失上則必不能得眾百里之民
內人人自擒誰與制敵矣故吾以爲侯之上功兵久
不用軌爲日始平時淡抽之師重爲容鼠忍則國其
城如疊石爲網然士爲民援之心侯援得所欲乃市

子弟耳士不手戰而戰者者何當敵侯乃部率之海
上止於兵衛民間聲相聞侯堅卧有條侯之
賴身犯矢石有安平攻敵之志用是人人氣決不敢
自給治淡香餌重賞可得而用矣故侯自將之以奮
士從矣溪又不特戰而城是營是乃古昔衛據所貴
自至道所爲全也且守之道百於攻中因以全力守四
爲惡賊主而歸耳南仲朝方小范大顧是其教也晉
之任者當身爲將去不復顧以故一切爲輸以侯是
際之戚可假貸無事來年且聚政行矣乃方馬士乘
城爲千百世計逢乎今人之心豈不虛哉豈若理人
者如理身經猶省然不勝而民給中戶自裕貴下不
強弱其商賈爲民經祿元氣厚矣賞罰法三軍爲
一用賞罰若沛刑哉若草譬藥疏疾原疾廢矣疾
病已除元氣已復補其罅漏謹邦所本毋乎復來六
魚之沴遠矣故數勝而士者元氣斷以仁義面翻者
莫不審也先笑而後號號者少怠累之嗟乎夫治豈
不察哉侯謂予曰盍記諸以終來乞毋俾城壞予惟
漢管平有云兵事當爲後法乃了據自伐其功予所
以遺侯終始樓樓者亦欲後之二子與於先輝增儲
其故非以爲侯夸無庸匪諛謂曰名實字某西蜀人

是歲十二月
二十二日

國朝

朱彝尊東甌王廟碑

東甌之士往往被家亡國之餘流離顛沛人情不堪自寄於當世論者徒以其勳伐之隆至心功之後卒自不彰者多矣張良之於韓田橫之於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讐雪恥而已若夫對留王齊豈以是爲榮哉予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甌王之事英報讐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爲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絕則又良與橫所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歟惜未有推明其心而使以頌德揚烈之旨視之也歲在癸卯予遊永嘉乃得謁王之廟於郡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閩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於楚至漢邵舜天下宿爲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鄙君入關誅秦滅楚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乘高帝時越功臣閩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爲東海王都東瓯號曰冶城東瓯王此南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入關王者入關非以忠誠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主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留楚實覆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芮歸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之項氏雖非楚彼而世爲楚將安知厲越王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滅國於楚腹於秦腹國入秦而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當滅楚起之衆驅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軍壞下照亭信越朝會不遲而王之用命若趙湯火蓋國雖未盛王之心有不忍一日寢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滅諸侯尾其餘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政爲神明南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孫之請終以詩伴迎歸送神者得以歌詩曰君苦禹殄無遠去屈兮誰此東瓯九敎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正於勾踐遂霸江淮兮閩與不齊世載更兮翁翁及無羅兮歸羅於兮復會於境越絜兮陽敢鬼而爲祟兮百六十餘兮維陽之都王所巡兮狄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爲有鼎兮規杞逸英掩李梅兮王之來時甘雨旣兮何以逆之工用事兮琴瑟笙竽筑狄笑兮鼓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留兮我舞洋洋兮桑樗蘇罄蹲豆大羹兮干旄旌旗樂康兮

藝文下 箴 誡 銘 頌 贊 碑 表 書 敕 傳 考 說 辨 祭文

明

王叔果左箴

維皇降衷端蔽有苗同念爲狂彼昏墊式心遂日休曰惟作德彌懼於修象作以則敢莊身心風夜警惕毋爲誇張毋事矯飾毋恣後言毋行胸臆犯無怒蔑德色語無夸眺行無枝刻慎之涉微起居食息大雅溫溫小心翼翼卓彼先民允矣我式

右箴物與无妄帝命罔邪中孚起信聖謨昭垂爲詭爲譎民惑日滔高明鬼瞰聖謨爾知隱慝宵寄嗟曰可欺一言失實人謂無稽一行詐僞人蓄章疑寸心不檢生平以欺人固爾惑故亦誨之相維君子信以自持幽無神責明無人皆曉曉德哲賢聖是師

四戒箴 龍蛇沈潛昔戒濫觴晏安疾席敵喜廣寄宗毫忽如典沛揚終以胥溺知決斯防哲人炯鑒敬長齊玄珍陽蔡鉢齊聖自將屏彼鉢算爽爾任昂維真維靜知禦知彰洞兮止水瀦兮元霜揚之兢惕迪我平康

四維箴 嗟義廉恥乘於天發紀綱百行是爲四維立身行己權衡以之斯可塵視志不可溺生可蹈柔操不可陷逸退辭受憂悔罔知安常酌變檢繞雍淪相彼汚澤穢濁所遺泥滓嶽峻高潔欲推人壺百物名節是支正誼明道繹之我思庶以修慝無涉勇見

誠

宋

劉珍誠子 仟心而能樂處則忤者終驟也快心而不預防則侯者終害也怒將以加人過怒遺以自傷也能將以致磨矜能遺以名譽也寧靜若不及事立事之本也巧樂若可狀德殺德之基也凡此皆非淺人所能及知必思之未之而後得

明

劉士規自誠 爾無師皆爾爾無友規爾爾目所見爾耳所聞爾口所言爾身所陽如入酷肆莫爲之主莫爲之賓爾溫堤爾遂遷爾莊爾而乃今知今是而昨非爾爲古學先聞判紀而指陸爲終迷之以有體有要有準有物有端以荒或狂而喜其有湯義如酒有物嗜之乃已淫慝決事惟精察理斗勇非知殺遺恐泥爾學如此爲不以求懇懇愈愈宗陳陳如火弗揚亢宗惟爾罔家如泉風雨飄飄承家惟爾罔身如勞勞則頹

尾才不足以副志氣不足以支僞殺名不足以嗤微功不足以斟致身惟爾敬誠爾一日爲天地間人則一日爲父母之子

張純五誠 楚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爲垣墻牌內外童子不得見室旁有美男子聲音相悅概地而通焉詰旦達賀垣西異位不絕皆曰楚之貞姬也邑令上其事未報女桑氏則姙矣且曰予思若而腹疾也求醫診之曰男女不勝死固吾所也何求生爲鄉人益賢之數月而孤生嗟鍾聲自宮鴻聞於天令名可以作取茂誠一

予讀書嵯山下或曰是蘇有白人潮爲患於昶則禾不登樵牧之隙往往每聞呵斥聲予曰有是歲五月五日夜半風雷雨雹流火星殺而一二而骨伯也俄上俄下復合爲一吾人不敢指曰虎豹然止暮夜何之洞君迎也予曰有是歲旦闕其所之人將焉蓋乘歲而求其亡羊也詩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易曰見羊負塗載鬼一車誠二

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道宿於山舍見一美女爲作飲食殷勤款洽之結爲夫婦未幾負而逃焉其友曰是必有奇賜盍爲爾卜卜曰狐也不聽其妻泣不止曰是狐翻吾愛也妬婦也出之期或則鏡裳弱語徙寇名巫醫鹿角而照之蘧苑床下果狐矣覆然謝其文而歸其妻焉歸江子曰妖也而怪之則盍衰耳

誠三

予行恬之深山中見一翁石室中顏如童子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予曰何樂而居也曰予見棄商北走胡南窮百越珠璣遍體手足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紳奸不能莊雖好文詞日事筆硯利害是非瑣瑣不能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予長面墨妻子曰香遂不室廬風雨霧雪言蘇其携朝陽明月抱猶于于起臥無常黃精爲糧曰春與夏花明草變落葉爲鴻乃知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嘯於長松翁蓋有道者也于也結髮記誦悉遂盍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還元質種種顏色不妍攬鏡自照爲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於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誠四

鄉有學究陰爲不善妻子詬之如箭弓出而訓小兒則衣而冠衣紫楚楚顏色如神小子唯命是聽不敢慢也有給其子弟者曰爾師如是如是汝孩之無責也見尊信之聲言舉止悉夫人所云矣學究覺焉愧而去嘯色厲而內荏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故曰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

誠五

銘

唐

司空圖溫州仙殿寺銘 殿之巔森峨乾天中宅仙殿之濱風幹洞密也通山壑巡之齋頭之嶋人逸而腴其師某其教寺地而後其

姚揆仙殿銘 維仙之御既清且虛一泉一石可詩可圖

宋

王十朋甕庵銘 予目黃裳爲甕庵因銘之曰圓圓甕庵自天生植匪陶匪鑄匪瓷匪鼎幹軸固匠不斧斤厥蒙被覆以冠巾戶牖玲瓏透日含風我非原憲物異名同濃於酒綠春色杯深我非阮卓意自醉沉兮云此庵人不可住我以意遊形骸馬頹兮云此庵爲食所累此意彼形兩不相屬兮云此庵風燥雨濕我意潛任風雨莫及即形任庵如蔣晏蠶苟得其趣何所不皆此庵此意耶復爾耳誰非吾

盧亦何必此

蔣偉開元教寺鐘銘 真空無相托熱有形元妙難言傳銷然非雷非霆息者聲情通幽洞靈何千萬年永鎮明庭

葉適鐘銘 不律不呂非陰非陽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哀含生知夢自沉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林宜孫清安亭銘 邑無雄亦無易欲治人先治己貪爾爾帛來衙蒞天降誡象有齒焚其身錦步障何足榮爲迅香全其青與昭駁故不受是知清者福之原貪者禍之根清者享厥福貪者喪厥官清者取難而易貪者取易而難古人有言曰官清夢尖此予所以名亭之我歌

元

鮮于樞德泉銘 樞陽鼎寄爲邑土庶浚渫井泉不列邑人銘之前宋時邑人宋氏翔清泉於是

山之勝引以巨竹承以石池色人攻足瑕用竹百
丈役工人皆出宋氏今有年矣次德元年九月本道
盡訪余事完顏貞按部見而嘉之將稱京以公事至
州公曰是不可不名亦不可不過名而遺之非予其
誰毋讓稱退考諸易得象之象遂名曰德泉且告之
曰斯泉也當蒙而來逢坎崔巍皇期於必致弗果行
敷既達矣蓄以育物非育德無育已之德而及於人
若宋氏者非君子歟以德名之其誰不然公曰諾乃
大書二字於石篆勒功焉銘曰厥沸清泉發茲靈
岳柔滑甘寒可烹可瀹莫以致用厥施斯博流泉散
容四時不涸增波巨海百川所歸出而不匱作醎是
宜如人之身淫汗涕洟泉出高原醫猶華池味甘色
白澈澈生肥飲之壽考松喬可希坡仙之言信不我
欺有美宋氏心舂體勤果行於已育德於人功在邑
人澤流子孫況侯廉車旌善勸功杠鼎
之筆虎踞孥空勒銘山根與泉無窮

明

周琰重鑄潘壺銘

潘壺之制原於上古聖人掌之有官
所以敬天時重人事其所關也大矣

温郡潘壺敝於火關之有年天順丁丑予來守茲郡
欲重鑄之顧以漸次舉百廢未之及歲辛巳乃圖成
其事郡之文武縉紳暨諸紳士咸樂於贊襄壺既成
僚屬壺氏掌其版面不失君子小人以之興居有節
所以御不違天政不失時者是郡有之宜銘以志不
忘銘曰帥壺有璋司彼天時壺既敝矣聚何由司振
顏樂廢厥義在誰我吏茲土亨不圖斯稽古而製曰
模曰規於以合天毫髮無差君子蒞政弗亟弗遲民
樂厥生典息有期作
銘乾勝載歌雍熙

祝鑒浙東道藏書銘

阿辛張公東之以兵衛憲謝駐節
東陬之行臺予適以職事在蓬公
之堂藏觀其所藏書歎曰富矣哉行且充棟矣公曰
何以能傳久遠乎予曰貯以櫝藏以繙讀以策御此
可傳矣公曰未也予曰策之固弗若也繼其目於
石矣之曰勿專於守公於傳而或失之者有如此石
加此可矣公曰是矣銘之盍若求予之銘使
人讀之惕然有警於其心或將私之則亦振然而見
於其面發欲傳其能已耶予曰唯唯遂退而作銘
刻於書目之上方其醉四天人今古圖書則有諸之

重之匪直嫛致人皆私之公者不然惡者充棟數
於傳公者有云仕優則學雖學勿已推道斯卓公之
爲計豈曰一身後之覽者皆公之倫爲公之倫志公
之志傳茲圖書守而勿替載守載讀其罪私之其誰
私之祝
銘

王贊國子監東壁銘

推胖國師嗜曰學爲皇有成命朝
從事孰爲之要學曰成均堂曰明倫允知允蹈以復
性真彼知滿紫匪止講誦遂祖彌遠祖在日用厥理
果明厥文自工懸科拔拔特占其中斯豈言務既明
則悟指我述途登武大道我思古人學必有師傳道
我業解釋疑鄭魯之後伊開綱盛萬古之準高卓
之筵世受後下師不知來忘本趨末失源徇流貿貿
時用游歌傍門既廣既眾齋舍以居饋廩以食期汝
爲賢成時有翔鵠爲稱長鼓鼙鼙事逢材成德其局
克壽案懷之士無待自蓄況茲長采蜂蠆必盡翻廷
育女欲以諫女德約皆女欲以次女懲戒欲我發體
諸身上優格君下優澤民無辭以德厚流以遠缺敝

執勤分陝是惜講習精到讓局自開言行飭修官師
自來臨幸之地治化依出部曰新文勒政其實人極
斯立古風斯遵京畿百司就側賢留撰
武缺朝知載備脩脩我心體之爲貴

西壁銘

唐虞迄周既遵師道春秋之世誅
六經彬彬言論道術淵源程程稽古有知考亭日誦其書必玩其意凡厥
是程文拓光大有如考亭日誦其書必玩其意凡厥
所言罔非吾事澤神增慮寢食勿忘時復時習其進
无疆維賢可希維聖可學一之爲要豈必談博博則
勿精奚博之貴既博亦恐非易百工衆藝猶師
是宗別茲偏道既天同工乘主國敎得賢則重今將
沖茶劉勃登用絕爾諸生慎勿自卑體立用著功深
敎隨遂予何長遂古從事遂主秀亭上濂洛四聖期
古文彌極教章皇初在桂聯雷在堂蛟龍正道捷
成垣深淵服行惟吾宋文有鼎壁雍衣濟章鍵門外
夕雪座上春風自虛則益自
信則至學無止法雖仕靡廢

王渙題鷄鶴銘

何事而隱何非而鳴能言身危其
止於斯嗟吁嘻人生不材福之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